

經史百家雜鈔

冊三

經史百家雜鈔卷八目錄

序跋之屬一

易乾文言

坤文言

上繫七爻

下繫十一爻

禮冠義

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六國年表序

秦楚之際月表序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建元以來

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自序

班固漢書藝文志

諸侯王表序

貨殖傳序

西域傳贊

敘傳

張國朝書藝文志

封齊平表

太史公自序

與陳以東諸封王平表

新保

文官 紙文官 十卷十六

文官

文官

經史百家雜鈔卷第八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序跋之屬一

易乾文言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

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易上繫七爻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

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易下繫十一爻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疾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

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甯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

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禮冠義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

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夷。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以上因表首共和而數厲王時事〕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以上言五伯迭興孔子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一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以上歷數各家〕太史公曰。儒者

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牒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序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隳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以上言秦之盛〕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蠱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以上言六國之盛〕好用謀詐。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

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以上秦并天下。亦有天意而兼地利。〕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以上秦記亦有可采。〕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司馬遷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阼。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嬪。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

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司馬遷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康叔蓋唐叔字誤〕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以上言周封國之多〕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

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以上言漢封宗族之強〕漢定百年之閒。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怙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十。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閒。犬牙相臨。秉其阨塞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以上言諸侯日削強本弱枝〕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爲本。

司馬遷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甯。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

邦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大法哉。〔以上言古者封國之長。由於忠謹。〕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殞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以上功臣多坐法亡國。〕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緼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司馬遷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荆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

是後遂出師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閒。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瞶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瞶玄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以上敘述家世。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閒。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

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